

存在主义祖师爷 ——

——海德格尔

〔英〕乔治·斯坦纳/著 阳仁生/译



名学人丛书●西方著名学人丛书

存在主义祖师爷——
——海德格尔

〔英〕乔治·斯坦纳/著 阳仁生/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存在主义祖师爷——海德格尔

〔英〕乔治·斯坦纳 著

阳 仁 生 译

责任编辑：张 晓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22000 印数：1—10800

ISBN7—217—00457—8

C·20 定价：2.40元

湘人：88—4

编 者 的 话

当代文化巨擘们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财富,我们是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呢,还是以客观的态度译介和研讨呢?当代中国大众的回答当然只能是后者。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西方著名学人丛书》。

这套丛书是从英国 FONTANA 出版公司的一套很有影响的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丛中精选翻译过来的,所译介的都是十九世纪以来在思想领域中有重大建树的著名人物,这些思想家多数为我国读者和学术界所注目,也有一些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丛书介绍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他们学说的价值、影响及其缺陷作了分析和评价。撰写该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整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学术工作者了解

和评价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体系的对外开放，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套丛书行文流畅，语言通俗，一扫晦涩艰深的学究文风，对这些学人的深奥复杂的学说作了深入浅出的评介，一般读者也能够从它的帮助下获得当代人类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新的信息。至于其中某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则由各书译者在译序中作了一些说明，也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第二编辑室

译 序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是我国读者较熟悉但又较为陌生 (与其他哲学家比较) 的当代伟大的哲学家。通过国内学者对生存主义和解释学等的介绍,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了解了海德格尔的思想; 然而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 海德格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生存主义者, 也非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学家。海德格尔是一位对包括生存主义与解释学在内的现代西方思想有着广泛影响的哲学家 (或“思想家”——他自己的术语)。他的思想核心是“在”。无论他早期的《在与时间》的“基本本体论”, 还是后期的“诗学”都围绕着这个轴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在力图寻找、说明这个“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笛卡尔的“自我”、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物质”

甚至中国的“理”和“道”都是对“在”所作的尝试性的说明。这就是人类自身的追问，是人类之外的其它物所没有的追问，这不仅是对世界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对人、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人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追问，是因为人类还没有认识自己，还没有在其现实世界中发现自己的生存意义，人类的生活是“非本真的”。然而人有着抽象的思维能力和想象的能力，因此，尽管人类遭受了各种灾难，却仍在追问。这大概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的匣子”给予我们的启示。

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人类通过哲学而对“在”的执着寻求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海德格尔却把他们的思想当作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一笔勾销，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所谓的“在”，如“理念”和“第一因”等不是本体论的东西，而是一种实体。他们不仅没有找到“在”，而且在他们那里“在”被忘却了。形而上学的发展就是“在”被忘却的故事。他们不仅没有功劳，而且罪该万死：他们对“在”的忘却并追求实用性的东西导致了二十世纪人的普遍异化现象或“无家可归”状态。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使命就在于发现和阐明这个被忘却的“在”，克服形而上学，为人重新找到栖居之所。

《海德格尔》一书正文共分三章。

在“一些重要术语”这章，作者从新颖别致地分析海德格尔在1955年的一个讲演题目“Was ist das—die Philosophie?”（“什么是哲学”）开始，对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反形而上学作了一个总的概括。

海德格尔认为最重要的哲学方法之一是词源学的分析。在他看来，希腊人的语言是本真的语言。“希腊语言——只有它——是逻各斯……在希腊语言中，被说出的东西同时而且明显地是被称呼（被指称）的东西……它所呈现的乃是当下存在于我们面前的东西。通过可以听见的希腊词语，我们直接处在事物本身的在场之中，而不是首先处在纯粹的语词—符号的在场之中”。因此，哲学就是要通过词源分析，发现词语的本真涵义。词源分析使我们了解了希腊人对存在的惊奇，因而海德格尔哲学的方法论姿态就是对存在惊奇的姿态。对存在的惊奇就导致了对存在的在的思考。然而，柏拉图以后的一切哲学家却对在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它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永恒绝对物，把真正的“在”给忘却了。因此，从《在与时间》以来，海德格尔认为他的本质活动是“推翻”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统治西方论证和历史的形而上学和科学传统。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哲学不是象形而上学一样力求寻找一种绝对物，给问题寻找出一个绝对无误的答案，而是要求一种

对在之存在的一致，负责和响应。因此，海德格尔否定了笛卡儿的唯我主义。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类个人和自我意识不是生存的中心和评估者，人只是存在的倾听者和回答者。人对他物的关系不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是听的关系。我们“倾听在的声音”。海德格尔还强调了哲学与思想和诗歌的关系。哲学是“反应”、“一致”，而思想和诗歌能够最好地表现哲学的这个本性。

作者对海德格尔的在 (Sein/Being) 和存在 (Seiende/being) 作了分析。海德格尔毕生研究的课题是为什么有某物而不是没有某物？也即使一切存在成为可能的在是什么？在是不可描述的，在就是在。这是一个同义反复，但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西方几千年来的历史忘却了它，并由此产生了必然的“无家性”，人类如果要向在的居所“还乡”，就必须忆起这个“在”。由此，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现代技术和非人性等现代危机作了批判，论述了前苏格拉底、诗歌、美术和建筑诸问题，产生了他的“诗化思想”。

总之，海德格尔的“在”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它就象音乐的含义一样，只能领会，不能解释，它从根本上拒绝解释。因此，我们对“在”的理解不能象理解一个数学公式一样，而是要靠体验。

另外，作者论述了海德格尔与语言，特别是

与希腊语和德语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之所以忘却了“在”，是由于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一种语法的平庸性，“是”（is）这个词被当作纯粹的系动词。因此，海德格尔把语言当作考察“在”的出发点：根本的洞察是找出语词的词根。

据此，作者从词源学和语法等方面对海德格尔的“在”的学说作了具体的分析。

在“在与时间”这章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海德格尔的《在与时间》中的基本本体论以及早期的有关问题。

海德格尔的《在与时间》是从对实体的东西和本体论的东西之间即存在王国与在的王国之间的区别开始的。海德格尔在一切存在之中看到了人这个存在，认为人这个存在优先于其它一切存在，因为只有它才把生存当作可能的东西来体验，只有它才是寻求对本体论东西、对“在”本身的理解关系的一种实体的在场。人的实际生存、他的“人”直接地而且总是取决于对在的追问。这样的人就是此一在（Da-sein）。

海德格尔认为，“此”的本性在于“日常性”。西方形而上学之所以忘却了在，正是由于它们企图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求人的本质。海德格尔用“在世界中在”来表达人的这种此在的日常性状况。在世界中在不是一种偶然的属性，而是人的

根本属性、日常性，在世界中在就是事实性。在世界中在是一个被抛性。事实性说明Dasein(人)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事实。在这里，海德格尔颠倒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公式：“我在故我思”。我们在世界中在就要与世界交涉，但是，在以物的形式出现的世界中，我们只与工具(Zeug)交涉。工具有两种，一种是“现有在手”的东西，如岩石相对于地质学家；一种是“行将在手”的东西，如岩石相对于石匠。对海德格尔来说，“行将在手”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人与工具打交道，必然遇到他人，因此，我们是被抛入包含着他人的世界之中的。他人的生存对我们的事实性，对我们的此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对他人的本体论状态的理解等等乃是一种在的方式。因此，在世界中在又是一种一起在^①。但是一起在包含有否定成份。当一起在成为相互在^②时，自我就与自己相异化并成为一个Man。Man在德语或者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既有“一人性”又有“他人性”的含义。因此，我们成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他人”就是“无人”，我们在相互在中屈从于这个“无人”。在这里，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物化现象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

① 通译为“共在”。——译者注

② 通译为“杂然共在”。——译者注

海德格尔在此说明了什么是非本真的生活。在非本真的生活中，我们不断地畏惧^①（畏惧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等）。畏惧是一种人为的东西，是对实体的东西、具体东西的害怕。但是焦虑（Angst）则不同，它是对本体论东西的忧虑，是对死亡的忧虑，它是本真性的标志，是对“他们性”的否定的标志。

Dasein植根于语言之中，在世界中在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得到理解。本真的语言是言语（Rede），非本真的语言是谈话或闲谈（Gerede）。本真的语言是对在的言说，而非本真的语言既是统治非本真性文化的无根性和不安性的症状，又是它们的实现。

谈话或闲谈产生了好奇心（Neugier）。好奇心与希腊人对存在的惊奇毫无关系，它也是非本真的，它总是与造谣诽谤、好事生非等联系在一起。

海德格尔把“他们性”叫做“沉沦”（Verfall）。Dasein（人）向“世界的沉沦”意思是专注于受闲谈、渴望新奇和模糊性所引导的相互在的影响。“沉沦”有积极的作用。由于人意识到了“沉沦”，意识到了非本真生活，他就会致力于返归本真存

① 通译为“怕”。——译者注

在。这种变化的中间环节是“操心”(Sorge)^①。Sorge主要是对在本身和在在改变存在时的现时性和神秘性的一种关心、操心、符合。因此，海德格尔把人定义为在的牧羊人和看守人。

Dasein (人) 只有在“不再此在”的时候，它才能够把握自己的完整性。Dasein (人) 要获得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就必须是（而且事实上总是）一个在时间中有限的存在，因此本真的在是面对死亡的在。“死亡是在的方式”，人们正是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设计自己。因此，Dasein (人) 的可能性（在）取决于Dasein的不可能性（死亡）。

通过“良心”、“呼唤”以及“决心”这三重工具，Dasein (人) 的潜在的本真性被揭示出来了。所谓良心是一种内心的“对话”，它“呼吁”“他们的自我”向“它的自我”复归。“决心”表明了获取本真性的企图。

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了对时间的一个本体论的理解。与传统的时间观不同，他论证了他的本真时间的三种“出窍”。他认为，Dasein在自我设计的过程中假定了将来性，将来性是时间性的最直接、最现在的方面。“现在性”是“旁边在”的一种

① Sorge/care, 通译为“烦”——译者注

方式”，而旁边在也是一种“等待即将到来的东西”。“过去性”不是惰性的、过去了的东西，它是将来性的本质力量，那个面对本真在的设计的本质力量。所以，“时间的三种出窍都与 Dasein 面向未来的自我设计有关。

另外，海德格尔在《在与时间》中还谈到了与传统的真理观完全不同的真理观。他认为，处于隐蔽状态是有意义的真理的标志和本性，人不是真理的胁迫者和开启者，而是它的林中空地；真理的隐蔽性在人这里显露出来，简言之，人是真理由有蔽到无蔽的场所。

在“在与时间”的最后，作者对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尝试性的分析。

“海德格尔的在场”这一章主要论述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即主要讨论了海德格尔有关语言、艺术、技术、诗歌等观点。作者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不是对前期思想的反叛，其间没有决裂的现象，但是后期思想更具有反人道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在人和语言的关系之中，海德格尔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在的居所。人居住于这个居所之中。那些思想的人和那些作诗的人是这个寓所的保管员。”毫无疑问，语言是人特有的，而且

由于人有了语言，它能够达到对在的领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能够创造在，而是在通过语言向人并在人之中揭示自身，因此，人不得不成为在的真理的看守人。

在基本的方面，思想不是进行逻辑分析而是“怀念”在、回忆在，从而把在带入发光的显示之中，它先于逻辑。因此，思想的第一法则则是“在的法则”，不是逻辑的某个规则，它是前逻辑的。

海德格尔通过对艺术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与在、在的真理的关系。“在艺术作品之中，在的真理在起作用”。在艺术作品之中，在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只有艺术才让一是 (lets-be) 即让在成为在。因此艺术作品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一个创造，一个更实在的东西。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分析深刻地暴露出了一种怀乡病，一种对纯朴自然界的怀念，对早先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的关系的怀念。在海德格尔看来，原始的技术、本真的技术是 *technē*，它的含义是把业已内在于 *physis* (自然) 之中的东西带入在，使之清晰可辨并且发光。它既显露又保护着在。海德格尔由此对现代技术的那种对自然的侵略性态度进行了抨击。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又一个特征是它转向了诗歌，特别是转向了荷尔德林，从而发展了自己

的“诗学”。海德格尔认为，在精神的虚无主义和耗费之中，正是诗人才是人向自然真理，向在的世界的神圣家庭的最终还乡的最大的，也许唯一的保护者。诗人是神在地球上的直接访问对象。尽管诗人由于和神的交往有可能失去理智（如荷尔德林）和生命，但是他作为在的牧羊人把握住了在，因此最能够照亮、证实、强调人的潜力。本真的诗歌是“人的居住的、在地球上的真正财富和基本资源。”他认为，荷尔德林是一切人中最在家的，即他把握住了什么是“在”。

本真的诗歌不是“摹仿”，也不是“描绘”和“象征”。诗人再生了上帝所作出的原初的创造。这种再生包括相似性和敌对性。从某个意义上说，诗人是向缺席的诸神进行挑战的新造物主，它的职责是命名，并因而创造了实在与永久的东西。诗人通过命名给予了自然以实在的意义，而不是对自然进行掠夺。

作者在本章的最后部分论述了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和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并对海德格尔的哲学作了一个总体性的评价。

《海德格尔》一书的作者是西方一位知识渊博的著名学者，尤其对语言有非凡的造诣。他著述颇丰，《海德格尔》是他的第一部哲学论著。作者

在本书中从现有的材料出发，力图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等作出一个客观的描述。不仅如此，作者凭借自己高超的思维能力“倾听”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弦外之音，丰富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作者在许多方面都对海德格尔的文字游戏作了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对海德格尔的词源学作了分析。由于作者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种研究构成了本书的特色之一（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译者带来了许多困难）。另外作者在这部小册子中尽可能多地论及了学术界争论的有关海德格尔哲学和其它活动的问题。对海德格尔感兴趣的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从总体上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进一步研究中，这种了解或许能够起到入门的作用。

海德格尔的学说晦涩艰深，曾令许多人望而生畏。海德格尔本人甚至认为他的著作不能翻译为其它语种，他的思想只能加以体验，不能加以解释（通常意义上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翻译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虽然本书是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第二手著作，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仍然被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本书的中译本对某些术语的处理和通常的译法有所不同，这里只作简单的说明。海德格尔的